

葛榮在南非

Mervyn Croft

南非

Emoyeni 禪修中心

蔣美貞 譯

葛榮應 Molly 和 Louis van Loon 之邀請於 1984 年 4 月首次到訪南非。Molly 和 Louis 是位於南非特克索波的佛教靜修中心（Buddhist Retreat Centre）的創辦人。葛榮帶了幾個禪修營，立即引起大家的注視。June Atkinson（靜修中心的行政人員）在 1984 年 5 月的通信這樣描寫：“這位沉靜、謙遜的導師的內心有很深的平靜，這是在紛亂的時代中罕見的質素。很明顯，他的教導與他的生活是一致的。他的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慣性反應影響。”當時南非仍然受白人種族隔離政府統治，人民的生活被恐懼與不安籠罩。翌年葛榮到訪南非三個月，在各地主持講座和禪修營。所有禪修營都爆滿。關於他具深度的教導的口碑很快傳開了。

葛榮採用柔和及遊玩式的禪修方式，這是其中一種他帶來最深遠的影響。他說：“我們的生活已經有足夠的苦惱，我們不需要把禪修變成另一種苦惱。”他鼓勵我們放鬆、柔和地用功。即使我們的心散亂，我們仍然可在修習中找尋樂趣。他說過一個關於斯里蘭卡年輕僧人禪修的故事。他問僧人什麼是寺院中最困難的事，僧人說是禪修。他再問僧人什麼事情他們最享受，僧人說與狗兒玩耍。葛榮於是提議僧人：“你們何不以與狗兒玩耍的心態來禪修？”聽到他這種柔和的修習方式，我們很多人都如釋重負。

八十年代中斯里蘭卡的戰況加劇，葛榮主持的尼藍毘（Nilambe）禪修中心（在 Kandy 康提附近）很少訪客，他因而有更多時間到歐洲及南非教學。由 1987 年 12 月至 1988 年 4 月及 1990 年 12 月至 1991 年 4 月，他每次到訪南非長達五個月，在不同地方教導禪修，包括 1991 年 3 月為期一個月的禪修營。我們正欣賞他友善、能體察別人的感受及很有深度的禪修經驗。他以柔和的方式觀察心，他強調在禪堂以外也需要訓練覺知，他鼓勵我們面對及治療我們心中的傷口——這一切教導給予我們深化修習的美好機會。我記得他說：“當禪修時心散亂，不要說禪修做不好。反而，要了解你生活的方式。你的禪修不過是反映你的生活。”

作為一位導師，葛榮自己也不斷成長，例如他講座內容的結構及帶討論的技巧。在研討環節，葛榮很多時會給一些問題由禪修營的參加者討論及回應，而他卻從不以“我是知道答案的導師”自居，因此參加者能在很舒服、沒有壓力的環境下討論。葛榮常說：“我不是導師。我們大家是精神上的好友，一起在這條精

神道路上探索。”他沒有執著自己的導師身份，因而也沒有執著自己要把禪修營帶得“成功、完美”，不需耗盡心力追求“成功”。我猜想即使禪修營一團糟，他也不會感覺敗倒了。我見過他帶十天的內觀禪修營，忙忙碌碌。但完了禪修營後只要休息一天，他便回復精神。當後來我開始帶禪修營，我會學習葛榮的方式——不執著於追求“成功”；即使有時我做得不足，甚至出醜，這也沒有問題。葛榮也鼓勵我忠於自己的經驗，及不要試圖扮演“導師”的角色。

當斯里蘭卡的局勢穩定下來，Nilambe 禪修中心再次吸引很多訪客，葛榮便少了時間到外地教學，因此他每三年到訪南非一次，分別是 1993 年 12 月至 1994 年 1 月，1996 年 12 月至 1997 年 2 月，及 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2 月。除了南非外，如果時間許可，他也會到博茨瓦納和津巴布韋帶禪修營。葛榮受到南非不同佛教派系的尊重，並定期到禪宗及密宗的中心帶禪修營。他對不同派別的導師持開放及友善的態度，也不時在他的講座中說及其他派別的教導。當他與其他導師一起在我們的禪修中心教學時，我們看到他的風趣和幽默。

在 1999 年我到 Nilambe 禪修中心靜修三個月。葛榮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看到他極之繁忙地不停接見大量訪客，我感到驚訝，實在太多了。

他很多教導並非由言語表達。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召了一輛計程車來禪修中心接葛榮及其他一些人到 Kandy。車沒有來，大伙兒（除了葛榮）便發牢騷，埋怨司機不可靠。那時葛榮開始慢步走向兩公里外的大路。他輕輕問大家：“有人跟我來嗎？”所有牢騷立刻停止了。

當我在 Nilambe 禪修中心過了數星期後，葛榮邀請我在他不在中心時代他主持一些晚上的研討時間。雖然開始時十分膽怯，我卻感到葛榮對我的支持及信心，讓我可以擔崗這個具挑戰性的角色。種種的經驗及鼓勵給予我信心，促使我返回南非後跟一些法友共同創立了 Emoyeni 禪修中心。多年來我看見葛榮經常鼓勵其他人做佛法的導師，成就不少導師的誕生和成長。

在當時我為了很多出家人表現自大而看不過眼。在與繁囂世界隔絕的環境下生活，我認為他們易於逃避或壓抑在正常生活中的問題。在家修習當然優勝一些，可從日常生活的各種問題（如人際關係和財務困難）中學習。我向葛榮請教他的想法。他問我：“你認為出家人有可能開悟嗎？”我說有。他再問我：“你認為在家人有可能開悟嗎？”我也說有。他然後說：“那麼你的問題是什麼？”我的問題就此解答了。

我在 1999 年 8 月尾離開 Nilambe 返回南非。三個月後當葛榮來到南非，我十分震驚，怎麼三個月內他的健康變得如此差。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我

們盡力照顧他，也請來另一位在南非很出名的佛法導師——**Rob Nairn** 分擔禪修營的工作。葛榮與 **Rob Nairn** 一起教導時產生了很多歡笑的火花。我仍然記得在約翰內斯堡機場送別葛榮時他精神甚佳，我完全沒想到他在短短的六星期後就永遠離開我們了。

葛榮對佛法在南非傳播有着深切的影響。在十五年間，很多很多的人因他的教導而獲益，在更深的層面來說，他是一個能用他的生命活出他的教導的典範，他的出現在無數的心靈上留下永恆的印記。他把柔和的禪修方法帶來我的國家，讓修習不再是為開悟的艱苦博鬥，而是充滿喜悅和生氣。有幸遇見他的人都會把他的教導長存心裡。**Emoyeni** 禪修中心在 2000 年 10 月創立，新的禪堂在 2004 年建成並以葛榮命名。